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序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故書之失誣其為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今之為尚書者其誣有三焉東晉偽古文其誣一也書序孔子作其誣二也執漢學之失其誣三也昔者漢孔氏安國獻古文尚書此秦燔書時所壁藏者也其為伏生壁本今文所有者二十九篇其逸書多十六篇惜不終立之也晉永嘉之亂而古文亡矣東晉梅賾獻孔傳古文尚書其為今文所有者自大誓而外皆取諸馬鄭古文本也而其餘則偽者二十五篇蓋經附傳而出焉偽傳之罪小傳可從而可違者也偽經之罪大經可從而不可違者也宋朱子不既疑於東晉古文哉蔡氏沈受朱子之命而為

書傳也。固疑之矣。故其爲牧誓傳曰。此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大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此獨爲全書乎。蓋疑其有僞者也。特未皆辯之明爾。今之辯僞者。皆明其僞之所從出矣。然辯僞如惠氏。猶謂僞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何以使天下明僞古文之亂經而賊道哉。僞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臯陶。是以帝位等臣位也。是誣也。堯典言舜以百揆命禹。禹讓于稷契暨臯陶。百揆者臣位也。禹得而讓之。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讓之。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讓臯陶也。故堯典言堯讓四岳帝位。岳不受。岳雖知有舜。不以讓也。其舉舜者。以帝命而舉之也。非自岳讓之也。其後言堯讓舜帝位。舜讓于德。曷嘗言舜讓于何人哉。僞大禹謨曰。枚卜功臣。非

也夫禹以諸功臣皆可讓帝位也者則其先何爲而獨讓皐陶乎既獨讓皐陶則皐陶在諸功臣之上與所謂義鈞從卜者異矣雖禹讓而帝未俞之禹何不再言皐陶而乃言枚卜功臣乎諸功臣可卜而讓之則其先獨讓皐陶非禹之誠也聖人而猶有不誠者乎僞大禹謨言益贊于禹者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瞽瞍爲辭而曰至諴感神矧茲有苗是益爲舜臣而斥天子之父以爲有苗之不若也顧氏謂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皆誣也周語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即可近之義也僞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則悖矣不其害哉是誣也左傳稱吳公子光云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閽氏以爲

此任威滅愛之言。而謀逆如公子光者喜聞之爾。非書辭也。僞允征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則以所聞者爲書辭矣。是誣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威愛所宜兼濟也。豈古之書辭而不及兵家言邪。

僞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此襲禮緇衣所稱尹吉者而竄之也。然則伊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將伊尹亦有九有而與湯共天下乎。是誣也。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史記言楚子伐隨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觀政猶觀兵也。史記言武王先伐紂二年而東觀兵矣。僞大誓曰觀政于商。以史記之誣誣之也。左傳以兵諫爲愛君。春秋之邪說

也。程子以爲今日而天命絕則紂獨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絕則紂。君也。武王爲臣。敢以兵脅君乎。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蓋武王既事。則諸侯奉之爲天子。故柴祭天也。僞大誓曰。類于上帝。是始事伐紂。武王以諸侯而祭天也。是誣也。易言湯武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夫人心者。天命之實也。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也。孟子所謂天吏也。孟子稱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救民者。豈以諸侯而祭天。妄爲應天者邪。僞湯誥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此襲論語所稱湯祭上帝者而竄之也。亦誣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禮。將伐桀而祭上帝。是湯先自爲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論語所稱者。墨子引之。稱曰

湯說。其湯說有今天大旱之辭。蓋湯旣克夏。大旱七年。而禱雨於天也。周官大祝六祈。其六曰說。今湯說猶金縢之說也。禮曰。殷人牲用白。今用元牡者。蓋元之色黑。則水也。禱雨故也。非未變夏禮也。猶周人牲用騂。而其詩言興雨者。則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也。然則禱雨之說。非將伐桀而祭上帝也。故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祭上帝也。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不言祭天也。猶論語言天厭之。又言獲罪於天。皆以天道言之。非祭天而爲是言也。故禮言祭天詳矣。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禮別嫌疑。其義精也。曲禮言諸侯曰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言武王之興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蓋伐紂時不稱王也。僞武成曰。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是誣也。將伐紂而武自王。是貪商也。則武王之志荒矣。樂記稱孔子之辯武音者。猶是也。或曰。周王者史追加之爾。夫牧誓稱王曰者。史追加之也。此爲祝辭。則無追加之者也。禮坊記曰。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蓋君陳爲人臣愛君之辭。猶大誓爲人子愛親之辭也。今僞者。以成王告君陳。則爲人君告臣之辭。是導諛也。是誣也。閻氏曰。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僞畢命曰。嘉績多于先王。此美子孫之臣。

稱先王而自多。非善則稱親之義也。亦誣也。蔡仲之祖。文王也。卽成王之祖也。雒誥稱周公告成王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然則成王告蔡仲。當言我文祖矣。僞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以成王而稱文王曰乃祖。既無美稱。且若成王與蔡仲不同祖者。誣其祖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中者民心之本然。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所謂性善也。僞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僞孔傳謂民心無中。從汝取中也。夫民心苟無中。又何能從汝而取中乎。荀子曰。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此荀子言性惡以詆孟子者也。今僞君牙。以荀子性惡之意而僞焉。則誣民也。夫伏生今文無書序也。今謂孔子作書序。斯誣矣哉。朱子謂其爲周秦閒人作也。蔡氏從而辯之。大義章

矣甘誓曰大戰于甘猶易所謂龍戰于野也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夫王師大戰不可以言與戰也誣啟之不競也蔡氏曰大戰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猶書王伐鄭不曰與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啟之賢征有扈之無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與戰若敵國者何哉孟子曰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序曰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不其疏乎故僞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僞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蓋僞者以爲大甲以孫繼祖湯沒而大甲立稱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湯崩踰月大甲即位遂以二十六月而服闋也此非禮之大者

也。公羊傳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今於先君崩年而卽位改元。是一年二君也。是今君忍死其先君也。曾謂伊尹爲相而有是乎。則僞古文因序之疏而益其誣也。然漢學如馬鄭。無不從序者。而序有失焉。故漢學之失。有因序而爲誣者矣。君奭曰。在家不知在家者。退老也。此周公留召公在國以知事。据經而明也。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謂之不誣。不可也。而馬鄭皆從之。不有蔡傳。不使周召元老。終古皆疑乎。康誥之首。蘇氏謂雒誥脫簡者是也。經曰。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又曰。乃洪大誥治。其爲雒誥之首。可知也。序者不察。而以爲成王封康叔之書。失之者大矣。康誥稱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蓋康叔。武王之弟。此武王封康叔而誥之也。康叔

監諸侯故曰孟侯康叔於成王叔父也非弟也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則旣爲成王之言何又以弟稱之蔡氏所繇辯序也不辯乎此亂賊託焉漢王莽說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何其誣之甚也以左傳稽之楚子革言分物之繇曰晉及魯衛王母弟也祝佗言康叔分物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且參周公唐叔而言曰三者皆叔也蓋叔者母弟之稱也魯衛武王母弟晉成王母弟也夫以衛爲王母弟分物以封則武王封之也若成王封之則曰王叔父也非王母弟也非叔也故佗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其必自武王而及成王者蓋有繇也古之稱王天子也非後世所謂諸侯王也大誥稱王若曰者此周公奉成王命而東征也鄭氏曰王周公也周公

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嗚呼。周公爲臣。可居攝王位而權稱王哉。王莽擬大誥。爲攝皇帝若曰之文。胡爲乎鄭不戒於莽賊也。夫君幼而臣攝政。則可。攝位稱王。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書隱公之攝位也。周公攝政。非攝位也。鄭釋大誥之誣。因康誥序爲之也。今江氏王氏孫氏。於此皆從鄭焉。非執漢學之失而不辯邪。凡若此者。皆三誣之宜去者也。故必去其三誣。則孔子所謂書教者宜明也。書教宜明。則孔子所謂其國教者宜明也。體朱子之意。求漢學之是。以明孔子之書。辯序而察之。使僞古文不得託於序也。其可乎。禮之爲記。雖猶有失。然記者初非僞經也。揚雄擬經。漢史猶以春秋誅僭王者誅之。況乎其僞經也。今僞古文。雖不得僞者之主名。亦以春秋誅不得名之賊誅之而已

矣。偽者或襲尙書逸文而竄之。其佗百家。亦雜采焉。彼徇偽而不去者。豈不以懼遺所襲之義。遂忘所竄之非義歟。今萃逸文而明之。則其義之襲逸文者。皆存乎其閒。而於彼何所遺也。其雜采而義者。於所襲百家之書而明之。則其義亦豈遺乎。夫偽者雖所襲之義。而旣在偽古文也。則皆失其浩然之氣者。何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今有瓌物而盜竊焉。好古者欲觀瓌物。與其從盜之家而觀之。則瓌物雜乎盜物。而爲之不尊也。奚若執盜誅之。而還瓌物於其主。迺從其主之家而觀之。然後見瓌物皆煥然如初也。

高宗純皇帝定四庫書。凡辯偽古文者。無不采錄。蓋以經義者萬世之公義。將以俟後之攷之者也。夫孔子以書敎知其國敎

者。於何爲而觀其深也乎。大傳稱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蓋七觀皆觀國之光也。其餘則可以推矣。鴻範者通皇極於四海者也。紀天之數而無不徵之於人。非人無以立政。非政無以用數也。故八政八曰師。師者兵也。無兵則諸政必亂。食貨皆可奪。而四海之賓者將不賓矣。兵居八政之終。非以爲可後也。所以成諸政之終也。雖然。兵不可後。而徒言兵不可也。立政者能官人以立政。其兵遂彊也。謀憸人之面。則政不立而兵不彊。用吉士之心。則政必立而兵必彊。故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能官人以立政者。其兵能若此也。此非堯典之

柔遠能邇者乎。皋陶謨以知人而安民。莫安於此矣。顧命之訓。其言柔遠能邇也。曰張皇六師。其言昔君文武也。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皆此意也。文侯之命。苟不徒曰其歸視爾師。而平王與文侯謀六師而立政也。東周豈不可復興哉。繇是推之。書敎所以繫於其國也。故釋書者不可不愼也。史記言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蓋微子去之卒得之。爲客而封宋也。則史記謂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軍門。面縛膝行而前者。非所以敎孝也。大傳言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蓋箕子未嘗受封也。所謂我罔爲臣僕也。雖在朝鮮。終身稱箕子焉。爾箕子者。故商之封也。則大傳言箕子受封。以臣禮朝周者。非所以敎忠也。此一人之說。

且古說也。猶得失半之。不皆古義也。則擇羣言者。可不愼乎。凡說經者。雖添文以明經義。而於經實無添文。孟子稱孔子釋烝民之詩。今可攷也。金縢曰。王亦未敢誚公。蓋示天下以成王之明。足以爲教也。鄭以欲誚未敢釋之。欲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經無欲誚之文。而鄭添之。則成王不疑周公之心。無以白於天下矣。漢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矣。然爾雅訓詁。或一名數義。或不備焉。非旁通佗經。案之本文。將失其大義矣。爾雅曰。食僞也。此左傳食言之義也。孫氏執之。謂僞古通爲。以釋堯典食哉惟時。而於蔡氏釋以孟子不違農時者。反不從之。是不知堯典咨牧。道在養民。當教之以重民食也。尚書古

文梅本。其爲今文所有而取諸馬鄭古文本者。二十八篇。其竄之者甚微。今幸猶有所據。皆復其始也。今古文異流同源。宜通之矣。使取其長。猶今本論語合古文齊魯之長也。今自雒誥之首脫簡而外。諸篇皆無脫簡。亦無闕文。惟稽其篇次。稍失之爾。或疑其譌且脫者。以爲壁本之殘。或韋於僞孔傳序。以爲伏生口傳之失也。或以爲佶屈聱牙。遂不攷於諸經。而不知古聖賢人爲文之瀍也。故必知諸經有代爲設辭之文。然後梓材之義皆通。必知諸經有逆而倒敘斷而遙接之文。然後雒誥之義皆通。必知諸經有因時變稱之文。然後顧命之義皆通。義在文中。聖門以經學稱文學者。謂斯文皆斯道也。朝亮不敏。謹爲尙書集注述疏。凡尙書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

上下都爲三十五卷其明今古文之傳者詳卷首尙書大名下焉其大誓逸文擇次二十九卷中存二十九篇之略也書序辯附卷末上僞古文附卷末下欲其備攷也僞逸文則附僞古文後焉禮曰毋勦說今之所集皆述也敢勦說乎其純采之則名其不純采之與或爲公言則不名無非述者易文言四德采之穆姜而不名今攷於傳蓋不純采之且或爲公言也論語答顏淵仲弓之問仁其語皆然與所稱周任之言者不同也其不純采之若亦名焉將必錄而辯之則蕪矣此孔子所以述而不作皆爲文言也朱子稱蘇氏釋書之文以爲過人蓋知言矣後世言經言不悉文或苦其蕪今不敢不戒之也凡要義於注登之異文異說之要於疏存之徵引則取其義之著者義同則取其

言之文者注文宜簡疏文宜詳其或徵引詳於注中者以經之
古言古義非此不明從鄭禮注之例也徵引之字彼此不同則
以可通者明之從釋文及諸經疏之例也義之先後貫乎章句
外注或申其義或總其義皆與內注相參而經之脈絡通焉從
朱子四書注之例也古經善文或句中有圖今疏後或附圖雒
誥以圖及獻卜之義也疏原其始前人之注後人疏之其注而
自疏非從唐之道德經注疏例也易傳固有其例也易說卦曰
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又自申之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
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蓋說八卦皆然僞孔傳非
不多所襲也討其所襲之義復其所襲之名而注不登僞孔矣
亦誅絕之也非鄭棄鄧析而用其竹刑如左傳云也其僞傳之

非義而可惑者。則疏皆辯焉。自維固陋。少之日手寫尙書。綴而讀之。迨游九江朱先生之門。時講習之。若有寤者。旣不自休。博稽尙書家言。樸學可觀。其義猶將待發也。久而鄉居草堂。與諸學子辯難。而令鈔所屬草者。八年。旋以時義旅於陽山之將軍山。與諸學子居山堂。夙夜從事。如鄉居時者。又三年。百爲皆廢。終食不忘。胥勉勉乎尙書述草。蓋自草創以來。旣十有一年矣。所以艱屯無悔。必斮草畢者。自以讀書報

國。愧非其才。惟素所習孔子之書。或猶可竭力於斯。以無忝

君父之敎云爾。今草甫畢。諸學子數請校栞之。願得爲禮之肄簡也。迺如其志。以草畀焉。庶幾共明書敎。將知遠而求之深也。

光緒二十有九年正月八日順德簡朝亮序

尚書集注述疏後序

嗚呼。治經之事。豈一日乎哉。諸學子而校栞尚書述草焉。則五年於斯。牽傚居廣州城。集同門千金。以資栞者。其草則自陽山山堂八百里月郵以至。皆旋定而旋發也。其始手書詒校者曰。昔程子爲易傳。其草不遽以授人。有問者。則曰尚冀少進乎。迨寢疾而後授之。此其慎也。朱子爲論語集注孟子章句。先後得其草者。數栞之。則見其數改之。其將沒而猶改之者。則所爲大學誠意注文也。朱子豈不欲如程子邪。世變愈大。非栞之。則其草難存。不得已也。今尚書述草。非敢有然矣。惟其改之。則所懷也。二三君子。將於校栞時而能助乎。季漢武侯曰。昔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此以政事而念幼宰之

勤渠也。書以道政事。今從事在書。不曰是亦爲政乎。雖十反宜也。凡經義皆大而微。有素所存疑。乃決疑於斯須者。今之發草。時或遞至山下。遽追而改定。此所謂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也。則亦何疑於辯難乎。二三君子。心力方彊。惟經義足以生浩然之氣。古之人所以爲無競者。皆至今存也。其完文然也。其逸文猶然也。其大略不可不先明之也。大甲之逸文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夫后。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與也。寧。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王者子民。則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親之也。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知尊君而親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

君也。民能相與安矣。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親之。故二君而啓其爭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無能相與安矣。無以者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孟子曰。民爲貴。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蓋天子之貴由民以爲君。當無賤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貴之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苟得民。則四方皆與君之矣。苟不得民。則四方無與君之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故曰。辟則爲天下僇矣。明無與君之也。緣是言之。民依於君。君依於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經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稱民權。以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經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職

而不逞君權。以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萬世不可以佗求者也。夏書之逸文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夫衆者民衆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傳戴皇天之戴。謂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乾爲天。爲君。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萬國之衆。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此以知民不當搡衆而自主矣。蓋衆非元后何戴焉。以。如易能以衆正之以。謂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衆可左右而用之也。於是乎有以守邦。雖敵

國必畏之矣。是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衆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陽之守而存也。論語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則曰民無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學曰。失衆則失國。此以知君當畜衆而自彊矣。蓋后非衆無以守邦焉。召誥言有王元子者曰。用顧畏于民碞。夫碞險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民險矣。而后以守邦者。亦民險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召誥所謂民碞者。豈以爲人心之險哉。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故謂之民碞也。蓋以是爲民險矣。天道至公也。則有天險焉。地道至公

也。則有地險焉。人道至公也。則有民險焉。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爲諴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於是乎民險皆平矣。天險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險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恃民碞之險也。故古之敵國。若無所顧畏矣。而終不敢不顧畏者。有民碞在也。若宋之義民是也。而謂有王元子。反不顧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碞也。而其險昭然矣。不知者。以爲民碞者。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挾衆而訕言犯上

而作亂。皆民碞也。所以稱民權也。何其戾於召誥之義哉。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從之者。天以民爲心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則無不從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說。誣民者迂之矣。而其託於大誓者。以人欲爲天必從之者也。豈不悖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蓋人性之欲有由天理而不化於外物焉。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性之欲之正也。人性之欲。有雜人欲而化於外物焉。故樂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天必絕之矣。而妄以爲

天必從之乎夏書之逸文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夫遒聚也振木鐸而行則聚衆聽焉故曰遒人徇徧也杜氏曰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是也此漢志所謂行人采詩者也師衆也官師者百官之衆也規正也詩序曰沔水規宣王也相規者相與規正其君若無逸所謂胥教誨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謂藝人也國語曰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蓋言工執藝事以諫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況其爭之多乎夫諫者爭也以公義爭其不義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專也而願聞其過是故諫無

常職。人人可以盡言於吾君。遒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諫也。偏乎
百工。則衆矣。詩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又曰。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國語曰。庶人傳語。又曰。風聽臚言于市。皆衆諫之義也。
然而古之士民。其氣不囂者。何也。非挾衆故也。以義之正者爲
公。非以言之衆者爲公也。夫諫者何爲而知義之正乎。古之學
校。六經之術明也。盤庚曰。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盤庚將遷而告民也。誕。大也。亶。誠也。有衆。民也。造。至也。勿褻
者。戒其慢也。庭者。若周官外朝之位也。古者君有大事。則有庭
詢之灋。臣民集焉。鴻範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者
也。古之爲君者。此其不與臣民相隔也。然豈詢之而不察之。徒
聽於庭議之衆哉。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

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故凡庭詢者。非不察之而徒聽之也。然非其君之明。何以能察之哉。大學言新民者所以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也。朱子所以必言窮事理爲格物之要也。故其入告於君者。且勤勤以格物窮事理爲言。蓋以人臣之義。正君而救民。莫大於是也。當盤庚時。以河患遷殷。其臣浮言而惑民。其民惑之而違君。雖民有箴言。皆伏之不聞矣。盤庚苟不察之。徒聽於衆。將不以庭議沈其國邪。善夫盤庚之明也。察其臣之惡。釋其民之疑。不廢庭詢。而庭詢有正。不可以衆挾也。非其能格物之大。設中

于心者。而能然乎。大誥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此大誥東征也。管叔率羣弟流言誣周公。殷武庚從管叔而叛周。成王大告東征而察天人之際也。非空言也。實事也。實理則實事之繇也。夫造爲也。爲猶作也。哲智也。鴻範曰。明作哲。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君之於民。以哲智導而行之。則民無不安矣。康安也。格至也。蔡氏以爲大學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卽大學致知之至也。此大學之宗也。朱子本之以釋大學者也。今言弗作哲以導民康安。況曰其有能至知天命乎。皋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益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後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矣。而求康其民者。則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謂此也。爽明

也。詩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今言爽邦之明。必由於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即民獻之十夫。皆民之賢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猶無逸所謂訓告迪哲也。亦猶君奭所謂迪知天威也。蓋上帝命討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尊而行之。非知無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則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於此見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蓋十人迪哲。則大命討賊之義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即邦由是定。非昏亂之邦矣。當是時。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專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爾。何其明哉。十人迪哲。二公當在焉。其不疑。蓋有繇也。故成王之所謂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於能

察奸謀而定天下之大艱也。豈類小智不明者之所謂格知乎。
仲虺之誥之逸文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
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夫自爲者自己爲之也。得友得疑不言
自爲者。適上省文也。疑猶禮言師保疑丞之疑。故與師友竝言。
蓋疑則謀於人也。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若孟子言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國語言晉文之長事賈它也。得
疑者存。若戰國策言燕昭之問郭隗而來樂毅也。皆自爲得之
也。非繇敵國爲之也。非繇異國爲之也。士雖有繇敵國異國而
來者。非受命於其國之君臣而來閒我也。故我得之以爲己用
焉。師其所當師。友其所當友。疑其所當疑。誠得其善而好之也。
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

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幽王所以亡也。故曰。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謀國者宜何如自省哉。左傳言楚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之奔晉者。皆怨楚也。乃爲晉謀。以害楚焉。故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此霸國餘烈云爾。其猶近於自爲得之者歟。周書之逸文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夫農者平地山澤之三農也。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備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功易事也。三寶者所以通有無也。史記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此禹貢所謂惟金三品也。而周監於夏焉。則周

之三寶可推矣。斷而不續曰絕。虞者山澤之虞也。財者貨財也。竭而不生曰匱。微而不多曰少。蓋足民之食。其原出於農。備身之事。其原出於工。行幣之寶。其原出於商。取地之財。其原出於虞。故史記引此而說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於此也。今不出焉。則失其原而不利矣。周官曰。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今周書約九職而統言之。其言農也。而三農與園圃臣妾統焉。其言工也。而百工與嬪婦閒民統焉。其言商也。而商與賈統焉。其言虞也。而虞衡與藪牧統焉。故農者民生之本也。

工非淫巧之工。商非壟斷之商。工商者濟乎農而資乎虞也。虞者農工商所繇賴也。此與九職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無遺矣。豈待佗求哉。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柰之何奪而失任。使其利原之不出也。或曰。三寶之金。不憂其困歟。曰。自周書言之。則不憂也。農出其三農之貨。工出其百工之貨。虞出其山虞澤虞之貨。中邦之貨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貨乎其閒。其資於貨者多也。其資於金者不多也。貨之生不窮。而金之生有窮也。此以本富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說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則天子之言矣。蓋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稱

焉。起者所繇起也。羞者卿易言或承之羞也。鄭氏謂羞猶辱也。惟口起羞者。鄭氏謂當慎言是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詩所以謂無言不讎也。甲胄者身之兵備也。兵備在身。人皆見而知之。其佗無不知矣。故特言甲胄也。惟甲胄起兵者。當陰備。不使疑忌也。兵書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今乃且形於甲胄乎。史記稱子貢之言曰。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此兵所繇起也。或曰。甲介也。禮曰。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如其失也。軍容不肅。則必不能兵。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蓋禍患所繇者。口與甲胄。則其大者焉。衣裳者國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當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賜也。猶詩美彤弓者稱其受言藏之也。史稱

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況章服乎。干戈者國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謀動兵者之身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鄭氏謂當恕己。不尙害人是也。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以其能省故也。蓋喜怒所用者。衣裳與干戈。則其大者焉。且說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冑干戈之閒。何哉。易之師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師之道。錫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錫命之言也。衣裳者錫命之用也。甲冑干戈者行師之用也。忝此衣裳。孰司喉舌。四海羞之。於是乎甲冑無謀。干戈不戢矣。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晉文

所以伐舊而斆之也。嗚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蓋經義者經術也。古之人於此察焉。則皆以卓立於地圜九萬里中。而不州其佗有何競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辯也。後世行事。或迂經義而巧者又託經義以爲言。若宋事之於周官。則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經術則安得正之邪。且治書貴知要也。孔子贊易。奚其必三陳九卦歟。奚其必於顏氏之子而稱不遠復歟。春秋非惟言亂臣賊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皆知要也。今將有白。亦云遠矣。悠悠手書。願無忽焉。既而諸學子得手書。儆而從事。疑問之來。筆以答之。雖八百里。若一堂爾。則所助者多也。若何猷問堯典曰覲四岳羣牧。而疑覲見爲上下之通稱。問召誥節性。而疑與孟子不同。則因而添疏詳之矣。若陳

汝廉問堯典如五器。欲從馬氏五玉之說。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稱。則因而添疏詳之矣。若張子沂問古文大誓馬氏傳之。而疑馬所言者。惟曰今文大誓。問金縢周公居東。据通鑑之論。本乎詩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則因而廇舊本馬說有譌。實曰今之大誓。而鴟鴞詩亦添疏詳之矣。其高宗肜日疏言禰義者。皆以諸疑問而益詳也。昔范氏爲穀梁傳集解。羣子有說。皆列名其中。今所問不常。列之難一。未從范氏之例也。故爲後序以志之。亦以志校栞終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後。今既爲前序。又爲後序。緣杜氏左傳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問在校栞時者。及在其先者。張子沂編爲壹卷。曰讀書堂答問。今以附尚書述草之後。俾讀者參焉。蓋尚書述草。懸十有五年。而朝亮

則今五十有七也。願與諸學子。爲心力之爲。志乎古而觀其深。韓子有言。終吾身而已矣。光緒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尙書集注述疏目錄

卷首

逸文　凡逸文不知篇名而有繫代者三十五條

卷三十二

逸文　凡逸文不知篇名亦無繫代者二十九條

附錄

卷末上

書序辯

卷末下

僞古文　附僞逸文三條

尚書集注述疏後序

凡尚書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上下都爲

三十五卷

讀書堂答問壹卷

尙書集注述疏卷首

順德簡朝亮述

尙書

此尙書大名也。尙古通上。謂上代之史書也。孟子言尙論古之人而必曰讀其書。

述曰。尙書者。大名也。大名亦謂之大題。漢唐之本大名列下。小目列上。諸經皆然也。若毛詩。若禮記。此大名也。則列下焉。若周南。若曲禮。此小目也。則列上焉。本下而末上。卦象之宜也。宋元以後。大名列上。小目列下。雖不同。從之可也。先大而後小。物分之序也。孔氏穎達書疏引鄭氏康成書贊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

書然。孔氏謂鄭溺於尚書緯璿璣鈐之說是也。夫天不言。豈有書乎。書疏引王氏肅書注序云。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夫史錄君臣。豈惟上之書乎。亦豈惟言之書乎。班氏固漢書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此別乎春秋。亦其大略爾。尚書豈記言而不記事哉。禮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此互文也。今漢志其相反也。僞孔安國傳序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夫書訖秦誓。未可概之上古也。墨子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蓋尚書之名。舊名也。不自伏生始矣。周官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然則堯典之上。非無書也。孔子不錄之。何哉。爲其可以爲典者未備也。易云。古者包犧氏之王

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今周易存焉然易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不猶有待乎。周官疏引世本云。倉頡造文字。許氏愼說文序以爲黃帝史倉頡也。晉書錄衞恆之說則兼以沮誦言之。此易所謂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也。故易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又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蓋遞明之也。尙書大傳云。遂人以火紀。故託遂皇於天。伏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農皇於地。此其言三皇者矣。而其言五帝者。以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故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其將据易推之歟。易云。蠱者事也。蠱則飭也。事之飭者。莫飭於堯。故論語贊堯煥乎其

有文章。而論語二十篇以堯日篇終焉。然易言三五則有闕。黃帝之上。雖及之而不詳也。遂與燧通。疏與蔬通。伏戲即包犧也。昭十七年左傳。言少皥氏以鳥名官矣。豈以郯子所知者而遂已邪。其曰鳳鳥氏厤正也。此厤數之始。而未若羲和之爲灋至於今也。其曰祝鳩氏司徒也。此敎孝之始。而未若契之爲敎至於今也。其他從可知也。孔子雖問官於郯子。而論語則不書。以典之未備故也。大戴禮踐阼篇。言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矣。師尚父道書之言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其可以爲典者也。堯典之欽明。其義也。然其書不多。則不能成一代之書。故記於禮焉。昭十二年左傳。言楚靈王謂左史

倚相云。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云。皆古書名。鄭外史注云。所謂三墳五典。是皆未嘗言之鑿也。鄭中候注云。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而外史注則不及之也。僞孔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是何其言之鑿乎。左傳疏引賈氏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灋。九邱。九州亡國之戒。又引張氏衡云。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云。墳大防也。書云。典朕三禮。又引馬氏融云。五典。五行也。是皆無徵文也。其爲書所不錄邪。將名異實同。而書所

已錄邪。今無繇稽也。司馬氏遷史記。五帝本紀采世本大
戴禮帝繫五帝德篇。其言五帝者。與大傳同。史記云。學者
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
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蓋言孔子所不言。雖乎其爲雅
言也。今史遷之書。雖自謂擇其言尤雅者。其繫世猶多失
焉。司馬氏光資治通鑑。續左氏春秋傳。不追言上古。此据
書而知史灋者也。繇與由通。書疏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
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
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灋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
十八篇爲中候。此緯文不足据也。白虎通言帝魁書者略
同。墨子云。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此言其所讀之策。非以

書惟百篇。如舊序也。漢志云。周書七十一篇。班氏自注所
謂周史記者。劉氏向云。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然孔子
所論。豈百篇已乎。定四年左傳。於魯云。命以伯禽。於晉云。
命以唐誥。此孔子無不論之者。而序之百篇。今不及焉。大
傳稱子夏云。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
之錯行。揚雄灋言云。說事者莫辯乎書。虞夏之書渾渾爾。
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然則尚書之傳。何以言今古文
乎。此其當辯之必明者矣。史記儒林傳云。伏生者濟南人
也。故爲秦博士。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
能治。召之。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
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史記言逸書者。以未得立。則謂之逸也。其言伏生者。漢書儒林傳同。焚與燔通。顏師古漢書注。引衞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衞宏言屬讀者。是二十九篇有書在也。其曰傳言者。謂解故章句之言。非謂無書而口傳之也。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爲之序。

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歆移博士書云。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閻氏若璩云。漢書以壞宅在武帝末。王充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魯共王薨。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不得云末。況壞宅在共王初。即景帝初。安得武帝末邪。此蓋据漢書景十三王

傳謂共王初好治宮室也。且據傳共王以景帝前三年王魯二十八年薨也。壁中古文者。荀悅漢紀。以爲孔鮒藏之。隋書經籍志。以爲孔惠。僞家語以爲孔騰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朱氏彝尊云。司馬遷受書於安國者也。遷爲孔子世家。稱安國蚤卒。而遷自序云。子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漢紀言古文尙書者。與漢志同。所異者。惟曰。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漢書脫家字爾。或曰。史記雖訖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則天漢三年也。奚見安國不卒於天漢後乎。是不然矣。閻氏云。兒寬傳言寬以郡國選詣博

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巫蠱事在武帝征和元年。遞於二年。其相距者。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為博士。縱年最少如賈誼。亦當年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而獻書。縱甫獻書而卽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胡得為蚤卒乎。王氏鳴盛云。世家言孔氏子孫皆年四十五十爾。皆不謂之蚤卒。而獨言安國蚤卒。則安國之年。惟以四十為斷也。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武帝元鼎元封之閒。是也。則必不卒於天漢後矣。稱說文作偁。今文者。漢原於秦之隸書也。伏生尙書。蓋今文也。亦自

古文而變之爾。古文者古字也。其形若科斗蟲然也。書疏引鄭書贊云。今所謂科斗書。即周之古文。是也。說文序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又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偁書孔氏。皆古文也。史記謂孔安國能言伏生尚書者。明其先治今文而後得古文也。此今古文之所繇也。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云。爲五十七篇。顏注引鄭書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書疏引鄭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漢志作於顯宗時。武成亡矣。王氏云。既亡其一。蓋四十五卷爾。而云四十六者。虛其一。存原數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

卷。爲五十八篇。此四十五者。去序言之。譚在建武前。武成尚存。故曰五十八也。江氏聲云。五十七篇。不數序也。非也。夫既以序登經卷。豈不數其篇乎。漢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云。建武時亡六篇矣。今志於武成。不言建武時亡者。文未備也。漢書實班氏未畢之書。彼八表。天文志。且待其妹昭續成之也。然史籀六篇之亡。志存原數。則武成從可推也。今以古文原數言之。四十六卷者。加序之數也。今文二十九卷。而古文有之者。其内盤庚三篇卷同。大誓三篇卷同。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卷同。蓋三十四篇也。古文多十六卷。其内九共。九篇卷同。蓋二十四篇也。此劉向別錄所謂五十八篇也。今据書疏所引者。以古文原第言之。堯典。卷

一也。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而卷終焉。舜典。卷二也。汨作。卷三也。九共。卷四也。九篇卷同。大禹謨。卷五也。皐陶謨。卷六也。自曰若稽古。至帝拜曰俞往欽哉。而卷終焉。棄稷。卷七也。禹貢。卷八也。甘誓。卷九也。五子之歌。卷十也。允征。卷十一也。湯誓。卷十二也。湯誥。卷十三也。咸有一德。卷十四也。典寶。卷十五也。伊訓。卷十六也。肆命。卷十七也。原命。卷十八也。盤庚。卷十九也。三篇卷同。高宗肜日。卷二十也。西伯戡黎。卷二十一也。微子。卷二十二也。大誓。卷二十三也。三篇卷同。牧誓。卷二十四也。武成。卷二十五也。洪範。卷二十六也。旅獒。卷二十七也。金縢。卷二十八也。大誥。卷二十九也。康誥。卷三十也。酒誥。卷三十一也。梓材。卷三十二

也。召誥。卷三十三也。洛誥。卷三十四也。多士。卷三十五也。
無逸。卷三十六也。君奭。卷三十七也。多方。卷三十八也。立
政。卷三十九也。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也。二篇卷同。囧命。
卷四十一也。粊誓。卷四十二也。粊與費通。呂刑。卷四十三
也。文侯之命。卷四十四也。秦誓。卷四十五也。書序則卷四
十六焉。惠氏棟云。囧命。囧當爲畢之誤也。非也。此據鄭注
而有遺爾。詳書序辯。漢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自注云。大
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蓋二十九卷者。伏生今文
本也。故漢志大書之。大小夏侯從伏生本者。故漢志小注
而先之。歐陽雖先立而不先之也。歐陽變伏生本者。故小
注經三十一卷而後之。漢志之例嚴矣。伏生今文。無序也。

有大誓焉。今文篇數。卽卷數也。史記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矣。漢書說同。明伏生壁本之有大誓也。然馬班皆以爲孔子序書。非也。詩非序不明。易非序難次。書與詩易不同。蓋史之所書。序在斯矣。書而又序。若綴旒然。尙書大傳不悉與序同。以序非孔子作。而今文無序也。詳書序辯及大誓篇。釋文於康王之誥。引馬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然則歐陽分出之篇。將在盤庚乎。將在大誓乎。今無繇稽也。石經於盤庚亦分之矣。漢志或作歐陽經三十二卷。或作二十二卷。皆以畫之損益而譌爾。今据書疏所引者。以今文原數及原第言之。堯典。卷一也。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而卷終焉。皋陶謨。卷二也。自曰若稽古至帝拜曰

俞往欽哉而卷終焉。禹貢。卷三也。甘誓。卷四也。湯誓。卷五也。般庚三篇而一之。卷六也。般與盤通。高宗肜日。卷七也。西伯戡黎。卷八也。微子。卷九也。大誓三篇而一之。卷十也。牧。卷十一也。洪範。卷十二也。金縢。卷十三也。大誥。卷十四也。康誥。卷十五也。酒誥。卷十六也。梓材。卷十七也。召誥。卷十八也。洛誥。卷十九也。多士。卷二十也。毋佚。卷二十一也。毋與無通。佚與逸通。君奭。卷二十二也。多方。卷二十三也。立政。卷二十四也。顧命。有康王之誥焉。二篇而一之。卷二十五也。柴誓。卷二十六也。呂刑。卷二十七也。文侯之命。卷二十八也。秦誓。卷二十九也。朱氏謂伏生經無大誓。而以序之一篇列於二十九卷者。非也。如大誓果今文無而

古文有也。則漢志於古文。當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七篇。豈當言得多十六篇乎。班氏言張霸者。又何以於二十九篇外而言采序也。伏生名字。史記闕焉。漢書亦同。後漢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此足以補之矣。或曰依與虙通。伏生爲虙子賤之後。而與其祖字同。亦可疑也。漢志云。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蓋尙書大傳也。今大傳亡。其存者輯本也。王氏應麟玉海引鄭大傳序云。蓋自伏生也。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然則大傳非伏生自爲之也。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

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寛說。可觀。迺從寛受一篇。寛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高孫地餘爲博士。論石渠。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漢書歐陽生闕名。張生名字闕焉。漢書儒林傳云。伏生教濟南張生。又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漢書列傳云。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蓋五行傳原於伏生也。凡自伏生而來。此今文家所傳之著者也。漢書儒林傳云。孔氏古文逸書。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又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此古文非不嘗立也。旣而遂廢焉、史遷從安國問者、問古文也、漢制。書立今文。學士無不治今文者。古文則其兼人也。或曰、漢志於說經者言故訓。又言解故。今其以問故爲言歟、非也。於文未適也。從問絕句、故屬下文。是也。蓋問則無所不問矣。庸生者。後漢書所謂庸譚也。後漢書賈逵傳云、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

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
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
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尙書遂行於
世蓋儒林傳序所謂古文尙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者
在其時也杜林傳云林博洽多聞東海衛宏長於古學見
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出以示宏等曰林流
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
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
所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
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朱氏云漆書古文

不本乎孔氏。非也。漆書者。古以漆書竹。卽科斗書也。王隱晉書束晳傳。言竹書者。託於斯也。蓋古文尚書者四十六卷也。今漆書者。得一卷焉。斯其寶矣。非謂林之所傳。惟一卷已也。儒林傳所以言林傳古文尚書。不言一卷也。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而訓林之古文。明其本乎孔氏也。說文併書孔氏。而愼子沖上書云。愼本從逵受古學。攷之於逵。作說文。然則林之古文與孔氏古文同。此馬鄭所以皆傳之也。攷與考通。馬融傳云。融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博洽爲通儒。注尚書。鄭元傳云。元字康成。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元注尚書尚書大傳。蓋鄭通今古文。而

所注者古文也。卽今文二十九篇。而古文所有者也。逸古文十六篇。鄭未之注焉。以其未得立而逸之。故注亦未之及也。猶其注禮而未注逸禮也。書疏引馬書傳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馬之作傳。所以亦不釋逸古文也。今据書疏所引者。以鄭本言之。盤庚三篇卷同。大誓三篇卷同。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卷同。故以今文二十九篇者爲古文三十四篇。而亦如今文二十九卷也。書疏謂鄭題曰古文尚書。其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蓋言鄭本也。書疏引鄭書贊云。歐陽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此鄭言今文家之失也。劉歆移書。所以言博士於古文深閉固距。猥以不誦絕之也。又鄭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

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此鄭言其古文之學。以孔氏爲師也。顧氏炎武。疑孔鄭之學當爲二。而謂無可攷者。蓋未察於斯也。言子安國者。猶公羊傳言子沈子而著其爲師也。水經注引鄭志云。張逸問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三國志王朗傳云。朗子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蓋諸經疏引肅聖證論者。又引馬昭謂肅僞家語者。皆其難鄭。故也。豈於書不與鄭違乎。凡自孔安國而來。此古文家所傳之著者也。嗚呼。古文尚書。幸逃秦火。孔安國家。以得之壁中者。獻於漢廷。當武帝時。表章六經。宜

有立矣。柰之何遭巫蠱事。而遂不爲也。及哀帝時。劉歆移博士書爭議立之。諸博士其將必同力乎。柰之何今文家。蔽冒而抑之也。平帝以後。賊莽借六藝爲奸。劉歆黨之。是小人儒也。而古文尚書立於其時。惡莽者遂廢其所立。柰之何失君子不以人廢言之義也。後漢建初閒。賈逵趨白虎觀。於書職言古文。肅宗詔高才生受之。柰之何卒不以立也。馬鄭漢之大儒。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其責也。苟盡釋古文。庶幾習者無難。傳者日衆。柰之何既釋古文。僅如今文得立者二十九篇以釋古文。而逸書十六篇鄭書注雖或引之。而亦如馬之不釋之也。逸書既不終立。又無釋焉。天下好古求之者幾人哉。雖無兵亂。猶坐待

其亡也。而況於兵亂乎。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又云。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此牛宏數爲載籍從來之四厄者也。今文既立者。將五百年。且並亡焉。則古文之晦。晉僅存祕府。而爲中古文。其必亡於永嘉之亂可知也。晉之中古文既亡。於是乎僞古文興矣。嗚呼。後之學者。何不幸也。陸氏德明釋文云。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亡。而古文孔傳始興。陸氏所謂古文者。東晉古文尚書也。孔傳者。以爲孔安國爲之也。釋文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已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此古文孔傳之所錄也。孔

傳序云。漢室龍興。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又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王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

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
後代。嗚呼。此其偽孔序乎。其所謂多伏生二十五篇者。偽
古文也。其所謂作傳者。偽孔傳也。其古文之篇。為伏生今
文所有者。自大誓而外。皆取諸馬鄭本也。唐貞觀間。孔氏
奉詔為書疏。天下學術。統於斯矣。乃不察其偽而從之乎。
陸氏釋文之作。乃猶不察乎。釋文謂馬鄭所注者。皆伏生
今文。非古文也。亦其疏矣。書疏謂鄭不見古文。且謂鄭所
傳古文逸書。皆張霸之偽也。不尤戾哉。柰之何不偽其偽。
而偽其不偽。使偽者亂經而賊道。遂以至於今也。蓋東晉
古文。宋朱子既疑之矣。豈不以吳氏棫發其疑乎。朱子於
孔傳。則斥之曰。偽也。謂其傳序不類西漢文。凡自朱子而

來。迄於　國朝諸儒。其疑古文而辨之者。詳卷末僞古文。今以孔傳序辨於先焉。夫孔子世家言安國之蚤卒也。司馬遷親從安國遊。所書無可疑者。僞家語云。安國年六十卒。非也。彼魯共王壞宅在景帝初。是安國未生也。巫蠱事。又遭其既卒。是二者。皆非其得親見之也。今序皆以爲安國親見之辭。則何也。獻書者。漢紀謂其家獻之爾。其獻之惟一時也。今序以爲安國獻書。且獻書者一時。作傳欲獻而有巫蠱事者又一時。閻氏謂其初獻無事。何以不立學邪。是也。抑承詔作傳。雖有事。可不以聞邪。史記言安國讀古文者。蓋謂於後讀之。非初得古文時也。其言以今文讀之者。漢書所謂以今文字讀之也。非序所謂以所聞伏生

之書定之也。如序言。則古文爲伏生所無者。又何以能定之邪。漢志於小學家云。漢興。蕭何以六體試之。蓋試學童也。六體之書。首曰古文。則序言無能知者。非也。史遷十歲。則誦古文矣。序言伏生失其本經。以爲伏生耄年口授。則今文不若孔壁本古文之正也。而不思伏生壁本今文。其求得者。非失之也。後之釋書。動疑其文之譌者。此序言誤之也。漢志錄伏生之傳。繫乎今文經之下。所以尊之也。今漢志何以無孔傳邪。此非惟不繫乎古文經之下也。儒林傳言安國者。何以亦不言其承詔作傳邪。如以爲孔傳未得立則不載。何以漢志及民閒易家費氏之說邪。釋文引漢志云。安國獻尙書傳。夫志言獻尙書矣。奚有言獻傳邪。

何陸氏之妄也。孔子易傳。不連先聖之經。春秋三傳。不與經連。故石經所存。公羊傳皆無經文。今詩毛傳引經附之者。非古本也。詩疏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蓋自馬融注周官始也。今孔傳去漢初未遠。何以傳與經連邪。閻氏云。孔傳文義。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於後人者。不同。是也。此以知孔傳之僞也。傳既僞矣。則經之附傳。而非鄭本所有之經。皆僞也。今據孔序所稱者。以梅本言之。其篇之一曰堯典。卷一也。其篇之二曰舜典。卷二也。斯篇闕焉。蓋僞者故爲闕之。使若古本之殘也。其堯典止於帝曰欽哉。則其下爲舜典。可知也。以馬鄭王本皆有其下之文也。其舜典首二十八字。於

後加之者。今詳僞古文。非梅本也。舜典分堯典爲之。則少爲一篇而偷矣。古文此下有汨作焉。有九共九篇焉。僞者無之。凡有而反無者。以其無所襲而不爲爾。其篇之三曰大禹謨。其四曰皋陶謨。其五曰益稷。三篇序同卷同。卷三也。皋陶謨有暨益暨稷之文。僞者竄棄稷之篇曰益稷。從皋陶謨帝曰來禹已下。遂以益稷分焉。亦少爲一篇而偷矣。其篇之六曰禹貢。卷四也。其篇之七曰甘誓。卷五也。其篇之八曰五子之歌。卷六也。其篇之九曰允征。卷七也。其篇之十曰湯誓。卷八也。其篇之十一曰仲虺之誥。卷九也。古文無斯篇。凡無而反有者。以其有所襲而爲之爾。其篇之十二曰湯誥。卷十也。古文此下次咸有一德焉。僞者竄

之。此下有典寶焉。僞者無之。其篇之十三曰伊訓。卷十一也。古文此下有肆命焉。有原命焉。僞者無之。其篇之十四曰太甲上。其十五曰太甲中。其十六曰太甲下。三篇序同卷同。卷十二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十七曰咸有一德。卷十三也。此以湯時書而竄太甲時也。其篇之十八曰盤庚上。其十九曰盤庚中。其二十曰盤庚下。三篇序同卷同。卷十四也。其篇之二十一曰說命上。其二十二曰說命中。其二十三曰說命下。三篇序同卷同。卷十五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二十四曰高宗肜日。卷十六也。其篇之二十五曰西伯戡黎。卷十七也。其篇之二十六曰微子。卷十八也。其篇之二十七曰泰誓上。其二十八曰泰誓中。其二十九曰

泰誓下。三篇序同卷同。卷十九也。蓋今文大誓。馬氏疑之。僞者去之。遂自爲古文泰誓也。不以其多所襲乎泰今文作大。其篇之三十曰牧誓。卷二十也。其篇之三十一曰武成。卷二十一也。其篇之三十二曰洪範。卷二十二也。其篇之三十三曰旅獒。卷二十三也。其篇之三十四曰金縢。卷二十四也。其篇之三十五曰大誥。卷二十五也。其篇之三十六曰微子之命。卷二十六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三十七曰康誥。其三十八曰酒誥。其三十九曰梓材。三篇序同卷同。卷二十七也。其篇之四十曰召誥。卷二十八也。其篇之四十一曰洛誥。卷二十九也。其篇之四十二曰多士。卷三十也。其篇之四十三曰無逸。卷三十一也。其篇之四十

四曰君奭。卷三十二也。其篇之四十五曰蔡仲之命。卷三十三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四十六曰多方。卷三十四也。其篇之四十七曰立政。卷三十五也。其篇之四十八曰周官。卷三十六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四十九曰君陳。卷三十七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五十曰顧命。卷三十八也。其篇之五十一曰康王之誥。卷三十九也。其篇之五十二曰畢命。卷四十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五十三曰君牙。卷四十一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五十四曰冏命。卷四十二也。古文此下次費誓焉。僞者竄之。其篇之五十五曰呂刑。卷四十三也。其篇之五十六曰文侯之命。卷四十四也。其篇之五十七曰費誓。卷四十五也。此以西周書而竄東周後

也。其篇之五十八曰秦誓卷四十六也。此僞者以爲序異者卷異。序同者卷同也。此書疏以爲鄭注尙書亡逸竝與孔異也。其篇之五十九曰書序而卷不列焉。夫漢志所謂四十六卷者。加序之數也。去序則四十五也。今僞者乃去序爲四十六卷乎。別錄所謂五十八篇者。合三十四與二十四而言也。古文三十四篇。蓋二十九卷也。故漢志於其考諸今文者。言以考二十九篇。今僞者乃以三十四爲三十三乎。逸古文二十四篇。蓋十六卷也。故漢志於其多爲逸書者。言得多十六篇。今僞者乃以二十四爲二十五乎。是僞者合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篇也。此其篇卷之數若符。而甚非也。今文若康誥。若酒誥。若梓材。皆序同而

卷不同則何也古文若汨作若九共若大禹謨若棄稷若伊訓若肆命皆序同而卷不同又何也此以知附傳之古文經其僞者二十五篇也毛氏奇齡謂梅賾所獻者特孔傳爾古文經則傳習在人非附傳而出也於是乎爲古文尙書寃詞將以反朱子之疑者也彼其妄言豈不託於隋志乎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竝亡隋志旣云然矣又云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毛氏以爲志言所奏者言傳不言經也夫隋志亦唐之所脩爾豈若漢志乎隋志以爲經附於傳言傳則經在其中故言之略也釋文則敘之曰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隋志所不如也然

据志言之。則古文經所傳。今無有矣。晉亂而衆家書亡。祕府中古文能獨存乎。志固不言其獨存也。志先言古文絕傳。而後言始得安國之傳。知古文經自其傳始得之也。彼妄言者。亦不得而託也。然則鄭所傳古文逸書。何以知非張霸之僞乎。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迺黜其書。此張霸之爲。皆知其僞也。敘與序通。中書者。祕書也。顏氏謂天子所藏之書是也。其中書而校古文者。即孔

安國家所獻之書也。所謂中古文也。故校之則無所逃其僞矣。閻氏云。張霸書今不傳。而論衡所引者。猶有其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可令馬鄭見邪。是也。孔氏禮緇衣疏云。衞賈馬所注者。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也。而於書疏則自反其言。又以鄭所傳爲僞。何也。梅本堯典云。帝曰。我其試哉。書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是馬鄭王本卽庸生本也。亦卽孔壁本也。何書疏中亦自反其言。而矛盾若斯哉。是故古文逸書。鄭本非僞也。梅本則僞也。經且僞矣。於僞孔傳何不可乎。論語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僞古文所爲泰誓者。今泰誓孔傳與論語孔注皆不同也。論語言湯之告天者。今在僞古文

湯誥也。孔傳非不以爲湯誥也。論語孔注則以爲墨子引湯誓之文。蓋辯僞者辯之矣。然猶曰。鄭禮注先用韓詩。亦與毛詩鄭箋不同也。且孔注論語。漢書亦不言之也。安知論語注不爲僞乎。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古禮也。漢灋。曰邦。曰盈。曰啟。皆諱焉。故石經之殘。邦書曰國。今微子之命。孔傳則不諱啟爲開也。辯僞者亦辯之矣。然猶曰。此適疏爾。且洪适隸釋攷之石經。有執古禮以言漢灋者。史記云。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云。盈而不持則傾。今未聞以爲僞史也。若夫孔傳地名。或後於安國。則其僞之不可申者也。蓋以漢志言之。漢金城郡。自昭帝始也。今禹貢孔傳云。積石在金城西南。是豈安國在武帝時所及

知乎。漢穀城縣。瀍水出焉。魏河南縣始并穀城。諸地志非
不詳也。今孔傳云。瀍水出河南北山。梅氏鶩蓋辨於斯矣。
朱子斥其僞也。信哉。北史儒林傳云。江左尚書則孔安國。
河洛尚書則鄭康成。書疏序云。古文經雖蚤出。晚始得行。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晉書荀崧傳云。元帝
踐祚。方修學校。置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博士各一人。
隋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
竝行。而鄭氏甚微。釋文云。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夫
東晉古文者。實晚出而非蚤也。孔傳之行。始乎江左。然東
晉博士。猶鄭先於孔也。迫於隋而甚微。猶未廢也。迫於唐
而遂廢。猶未亡也。宋史藝文志則馬鄭王本始皆不見其

書。而遂亡矣。嗚呼。不僞其僞。而僞其不僞。孰爲逺其亡者乎。此君子之所悲也。馬鄭王本自大誓而外。其古文爲今文所有者。二十八篇。猶可以其存於梅本者稽之。雖亡猶存也。而大誓則終滅焉。馬鄭王注亡不皆亡。徒以引之者百存其一爾。王雖可議。然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嘗不惜其亡也。蓋盤庚已下。漢注存者希矣。然則僞者何人也。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

其書。而施行焉。又疏云。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釋文云、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繇今攷之。所謂晉書者。非今晉書脩之於唐者也。今晉書。於謐傳不言其得古文尚書。於沖傳亦不言其傳之也。其殆爲王隱臧榮緒之晉書歟。然如其言。則沖果何自而得古文乎。其得古文在少若老之何年也。今晉書言沖與何晏等共成論語集解上之。然集解不以君陳說書云孝乎。朱氏所以疑沖未見古文也。今晉書又言嘉平三年。沖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小同者康成之孫也。然則

沖所講者。必鄭義也。魏志所以言高貴鄉公難博士以尚書鄭義也。今沖何獨授孔書之五十八篇乎。王注之書。實古文而爲今文所有者也。豈徒相類乎。亂其紀綱者。左傳所引夏書文。而僞古文襲之也。肅左傳注。與古文太康說同。左傳疏亦疑肅匿古文而不言也。辯僞者皆据此而推之。閻氏以爲僞古文藉謚名高而行。其載於帝紀者。謚之過也。左思三都賦。得謚一序。行之當時。況其有所載也。王氏以爲僞者。非謚則肅也。經與傳皆一人僞之也。彼詭言其所從得爾。竹書紀年。所謂汲郡古文也而出於晉太康元年。當謚之時。安知其非僞竹書者。竹書與僞經說多同。今載僞經於帝紀。安知非自徵其僞古文者。文選張衡思

元賦注引孔傳云。數。厤也。此舊注。而非衡自爲之也。鄭康成在衡後。其注引鄭以爲言。則非衡自爲之矣。摯虞文章流別。謂衡自注者。何也。將以見衡之尊孔傳也。蓋孔傳謐爲之。而摯游於謐之門者。且王肅難鄭而恐不能勝也。則僞家語焉。安知其非僞古文以求勝乎。其解大相類。而或與孔違者。安知其非故爲異同以自揜也。而如惠氏疑肅僞者尤多。江氏以爲當作俑於肅也。雖然。莫須有。不可以成獄也。將不如稱僞者以誅之也。誅之曰僞者。斯無所逃其罪矣。春秋之義。賊不得其主名。惟直書其賊之所爲。則其賊之罪。遂萬世無所逃其誅也。僞孔書之文多疏。僞孔傳之文多拙。疏與拙不同。且僞傳。有不得僞經之本意者。

蓋僞於其黨。非必皆一人也。孔叢子亦僞爲之爾。漢志無錄焉。其書言孔壁古文。安國竝爲之傳。又稱其傳曰。臨淮傳義。將以僞扶僞也。蓋僞者同時爲之也。晉書言梁柳邊者。邊猶所也。若禮之言邊坐也。史記鼂錯傳云。受尚書伏生所。宋史云。三老坐前。其例也。齊氏召南云。邊。衍文。上脫從字。言從姑子外弟梁柳得之爾。蓋失邊之義。而易其文也。言前晉者。書疏之文譌也。非孔氏立於西晉也。書疏在唐。而舜典疏有大隨造律之文。亦其譌也。隨與隋通。晉書荀崧傳云。崧上疏曰。世祖武皇帝。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蓋孔者。孔

氏古文尚書也。或据以言前晉立孔氏者。非也。今以崧傳言之。元帝置博士鄭孔等惟九人。崧以舊置十九人。今未能半。上疏請增之。蓋崧在東晉時。孔氏旣立。据梅賾言。自鄭沖五傳而至賾也。則以爲武帝之世。孔氏之徒。相傳久矣。此非承置博士而言也。博士雖十九人。豈能徧置於九州乎。九州之中。師徒相傳。雖未置博士者。亦在其中也。鄭沖五傳。如其所言。孤傳而已。然孰非在九州之中也。崧欲有增。則統敘其文。而大言之爾。故其傳於元帝之置博士也。析言之曰。置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博士各一人。其疏於武帝之置博士也。則未嘗析言之。武帝本紀亦無言孔氏之立者。今以經次言之。何氏晏則論語也。顏氏安樂

則公羊傳也。尹氏更始則穀梁傳也。其先之以孔氏之尚書宜矣。然何以先於王氏弼之周易也。又何以後於杜氏預服氏虔之左傳也。是不皆次焉。明其不皆立也。蓋統敘之辭也。且以隋志言之。前晉祕府書之古文猶存。當是時。使梅賾奏書。必校之以祕府中古文矣。其校之而是也則梅賾非即傳古文者乎。隋志何以言今無有傳者。其校之而非也。則爲漢百兩篇之黜矣。苟不辯於斯。而以爲西晉立焉。則將疑僞古文與西晉之祕府中古文同。而妄言者惑也。書舜典疏云。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此其自有之明文也。尚何疑哉。郭氏璞於爾雅釋犬。引孔傳云。犬高四尺曰獒。於釋鳥鼠同穴者。引孔傳云。共爲雌雄。

王氏謂璞已爲所欺矣。蓋孔氏既立之久。然後璞死王敦之難也。然尤有疑者。釋文云尚書李顒注十卷。又言其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是知梅賾奏書者也。書大誓疏言李長林集注尙書。於僞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者。何也。且疏言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長林何由爲此言。又何也。蓋疏所謂僞大誓者。實伏生今文大誓之不僞者也。安國通今古文者也。今文尙書之孔傳、猶論語孝經之孔注也。漢書皆不言之也。釋文言爲尙書音者四人。孔安國其先也。釋文以爲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爾。今安知非餂利者多託而僞乎。如其非僞也。則有孔本今文大誓矣。當時以參古文。則僞古文豈得行乎。自漢僞百兩篇而

外。若僞孟子逸篇。若隋僞孝經閨門章。此僞經者。若僞子夏易傳。若僞魯詩說。若宋僞孫奭孟子疏。此僞經說者。迨於明猶有豐坊之僞石經書今文。僞海外書古文也。餂利之徒。將託於經以希祿賜名高。雖多爲之僞。彼無畏焉。或曰。長林所引者晉人孔安國。非漢人也。世說新語云。孔僕射爲孝武侍中。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云。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禮志引晉安帝義熙二年僕射孔安國之議。蓋議祫禘殷祭之禮也。此晉孔安國名以字行者也。其自有所作乎。雖然。姓名同矣。此汪氏煇祖所以有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也。春秋之義。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姓名同則疑之。

非所以傳信也。然則尙書何以存馬鄭本乎。夫梅本五十八篇。偽古文者二十五篇也。以馬鄭不注逸篇。敢於損益其篇而偽之爾。自大誓而外。其古文爲今文所有者二十八篇。固取諸馬鄭本也。昭昭然矣。今幸猶有所據而去其微竄者。豈不復爲孔壁本古文。所參於伏生壁本今文之經哉。如是則庶幾乎孔子之經也。當東晉時。馬鄭本皆存。故梅本與馬鄭異同。今見於釋文書疏者。皆可攷也。雖王本亦然也。夫馬鄭本立於學官旣久。天下之士。孰不知先師賴下生之所傳者乎。使偽者而多竄焉。則自敗矣。段氏玉裁謂偽者安肯與馬鄭不類。以致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是也。其所竄必不敢多者。其勢使然也。故於堯典之

合者則分之而已其慎徽五典已上則一字不加焉其加舜典首曰若稽古已下二十八字者則在梅賾後姚方興之本也姚本所加者梁之博士則以是議之而不用矣其議曰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蓋據馬鄭本疑之也以此知梅本之僞巧於姚本其能使人不以馬鄭本疑之者爲其不多竄也今文大誓天下方以馬氏所疑者疑之乃去其篇遂兼取大誓在今文外者而自爲之天下將不疑其僞古文大誓也則反於今文疑之矣此尤僞者之巧也其他篇則不多竄也故於皋陶謨之合者則亦分之而已其棄稷之篇竄而爲益稷也則一字之竄焉亦取諸其篇暨益之文也若斯者蓋微竄則有之矣今

幸猶有所据而去之也。辯僞者以爲其必多竄焉。反援他本之失者以易之。爾亦思其有馬鄭本之善者邪。夫辯僞者若攻疾然。去其邪則止矣。儻攻之過。不亦傷乎。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繇今攷之。酒誥召誥其義如新。當無脫者。諸篇密理。今非闕如也。此馬鄭本之善也。洛誥之首其脫簡者。自書序已然。劉校則未察之。獨至於今爾。論語鄭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後漢書周磐傳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此以

簡編之。則爲策矣。今以言漢志。蓋經師之本。簡之長短同。字之多寡不同。而相校之數。則無不同也。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灋。以相參檢。樹之學門。此漢石經也。蔡邕傳謂邕自書丹。是也。蓋異乎唐書議唐石經之蕪者矣。漢石經。書則從今文。其存於洪氏隸釋者。末悉泯也。然今文多譌脫。此劉歆移書所謂初出屋壁朽折散絕者也。馬鄭之注。篇目從今文。經本參古文。蓋有繇也。今經或異文。必悉据石經以易之。是於不譌脫者而反傷之也。說文書偁古文。今經與說文多不同。此安國以隸讀易古文也。故漢書云。以今文字讀之。蓋若杜子春二鄭讀易周官故書者也。所以

適其用也漢猶近古。且讀易古文。況在今乎、江氏必改從說文、則傷於用之難矣。段氏云周官不得盡從故書則尚書不得盡從說文。是也。然而今梅本之文有非其舊者。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馬氏端臨文獻通考云。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字也。故鄭氏樵通志云。改古隸而從今文。是也。蓋若改共從恭改御從迓者也。夫共與恭通、其義猶存也。御之義爲治爲迓。又通禦焉、以迓立文。則其義不兼存矣。凡此之類、當時改之。其不合者。謂之野書。此非梅本之舊也。然釋文猶未改也。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陸德明所釋尚書。乃古文。

與唐所定今文異。今陳鄂刪定焉。改從今文。則梅本之存於釋文者亦改之矣。書牧誓疏云。王肅讀御爲禦。今其文幸存疏中爾。此辯僞者不可不察也。迨於宋而僞又生焉。郭忠恕爲古文尚書釋文。非陸氏釋文也。其所謂古文者。襲古篆爲之也。薛季宣采之爲書古文訓。則東晉古文皆在也。宋志錄馬融忠經。則有引東晉古文者。皆僞中之僞也。嗚呼。經術苟明。辯僞而通大義。富哉其尚書之用乎。吳志言袁徽與荀彧書稱士燮曰。交阯士府君達於從政。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蓋謂燮當三國兵爭竟以通經致用也。或曰。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蓋譏之也。今於尚書

大名下。何其長言之不足歟。是不得已也。是不言之若斯。則不可也。始欲以斯言者。條而分之。如王氏易略例也。既而念條分則難貫矣。據今古文以明僞者。非互詳其篇目。無以使疏中如有譜也。且經師之傳。諸經疏。多言於大名下者。若禮記大名下。其衮衮言之也。然禮疏博且詳矣。而略於文灋。使其如史記八書。漢書十志。以史敘一事者。變而敘經之大名。不倍宜其讀邪。今自疚遷延。未蘇從之。惟既釋諸篇。將灋左傳杜解序。穀粱范氏序。而為之序也。則大名下宜有說焉。姑暨於斯爾。

虞書

堯典

皋陶謨

夏書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此尙書原目也。凡二十九篇。皆古文經爲今文所有之篇也。

述曰。此二十九篇。有傳之而失其次者。若多士。若多方。若費誓皆失其次也。今詳本篇。

尚書集注述疏卷首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